

沙 燕散文選 (1960-61)

【導 讀】

沙燕，本名陳桂（1940-），另有筆名莊牧，祖籍福建永春。雖然只受過六年正式的學校教育，但沙燕在散文語言的錘煉和運用上，處處顯露出過人的聰慧。沙燕及其兄長魯莽都是六〇年代著名的散文作家，兩人風格有部分相似之處，主要是魯莽頗受趙戎等批評家肯定的唯美抒情風。那是一種借景物的變化或視覺上流動，所衍生出來的無邊無際的詠嘆，或抒發愁緒，或若有所思。雖然在華麗唯美的文字背後，很難讀出具體的題旨或動人的意涵，但其文字修辭上的錘煉，確實有過人之處。就此唯美的修辭表現而言，沙燕未必不及魯莽；然而更可貴的，是他在空間書寫上，卻有非常突出的技藝，完全擺脫唯美風的弊端，建立另一種迥異於魯莽或任何同期抒情散文作家的風格。在《南泥河散曲》（彰化：現代潮，1971）一書中，上述兩種風格的文章是並存的，其中較好的作品集中在一九六〇和一九六一年，本卷選取這時期跟空間書寫有關的七篇佳作。

〈鵝嘜河〉的抒情風格相當明顯，敘事脈絡是從敘述主體跟河之間的互動出發，比較是冥想式的獨白；沙燕在創作此文時，勢必發現這種輕巧空靈的語言，必須抓住一個具體的焦點才不致渙散，於是後半篇便轉向河的現實意義和影響層面。這是一個創作上的體悟和轉變。〈無名橋〉應當是由此「河」衍生出來的作品，沙燕進一

步壓縮了慣用的抒情語調，直接鎖定橋上的事物，用微觀的視角和工筆，去刻劃這座無名橋。不過它真正價值，是見證了沙燕在散文語言的調幅和主題的轉變，從主體情感的高濃度釋放（詠嘆），到形同旁觀的細膩白描。到了〈割茅〉，沙燕的抒情語調跟現實的素材取得美好的平衡，不落寫實的俗套，保有詩化的優美語言特質。

上述三篇全屬空間的經營，空間的具體內容，無形中約束了沙燕抒情風的過度發展，免於空洞化的危機。當一個空間逐漸累積了足夠的個人生活經驗，便產生認同感，成為記憶裡一個像海棉吸附著許多情感或感觸的地方，當文字溯返〈故園〉和〈黑水溝〉的時候，沙燕十分從容地鋪展出一幅物我交融的心靈圖景，寂靜，自得，不予干擾，也不受干擾。寂靜和孤獨，是沙燕散文的主要元素。在他筆下的〈七月的街頭〉和〈街頭：古城印象〉，表面上人車流動，相當熱鬧，細讀之下，即可感受到他內心的寂寥與平淡，對外界的事物，不會有太明顯的情緒反應，總是處之泰然。

有形的空間敘述，讓沙燕的散文語言獲得某種約制，逼近「優美」與「唯美」、「空靈」與「空洞」毗鄰的疆界，再跨一步就成為敗筆的臨界感，反而成就了沙燕的敘事魅力。在沒有強大的思想或主題的支援下，他的散文完全仰賴心境和意境裡飽含的空靈、優美、從容、寂靜和孤獨。這些抽象的藝術特質，一旦離開了具體的空間敘述，就十分危險。

沙燕在〈序〉裡說：「一個苦難的青年人，在馬來西亞到處流浪，唱不出幸福的歌，但是有淡泊寧靜之心，因而寫了一篇篇心靈的感受。對誰來說，在馬來西亞過文藝的生活，都是苦悶的沒有人關懷，沒有人鼓勵，像野草一樣自生自滅。」所幸年少的沙燕留下這些優異的散文，否則六〇年代的馬華散文便少了一張很亮眼的成績單。

鵝唛河

你看見過一條綠色的彩帶麼？在這片美麗的土地上。

那彩帶在無數蔥翠的樹葉掩蔽下，又隱藏著一道河流，一道款款流動的河流，住在這兒的人們都叫它做鵝唛河。

於是，鵝唛河在人們的記憶裡有了印象，明顯的，或者模糊的。

於是，鵝唛河在人們心目中有了一個輪廓，一個幽美恬靜的輪廓，永存在人們的記憶的深處。

綠色的彩帶，是生長在鵝唛河兩岸的樹，這些樹不是人們種植的，而是自然之神有意給鵝唛河增添的更幽美，更富有詩意的裝飾物。

雖然這美麗的土地盡是一片青翠的自然的裝飾，然而卻比不上沿鵝唛河兩岸的綠色的彩帶來的青蔥、優美。

試想：一片廣大翠綠的自然景物裡，如沒有一道樸實寧謐的河流，穿馳於自然的胸膛，即使它是多麼可愛，也不會使人留下太多的愛戀。而有一道充滿生命力的河流呢？它是會把人們的思想情感永遠束縛住，使人不輕易忘懷它。

這樣，河流給人存在腦裡的印象是無窮的，也對這自然的精靈深深地感到歡欣、喜悅。

那些人是誰？譬如——我就是其中一個。因此，鵝唛河在我心靈中佔了一個地位。

鵝唛河，爲什麼這裡的人們要稱它爲鵝唛河？想想吧，無論誰，

都喜歡將一條穿流甘榜^{*}裡的河水冠上它流過的那個甘榜的名字，鵝唼河便是以甘榜的名字而得名的。

河，有了名字，人們也有了印象和輪廓，永存在人的思想的領域裡。不管一條河的名字是不動聽的，或者是不美麗的。

生長在這兒的人們，對於鵝唼河是不會感到陌生的，不僅是不會生疏，而且對它感到親切，可喜。

我不是藉故歪曲了它的現實事物，如果沒有了它，生活在它兩岸的農夫們的田芭就會因水的缺乏，而影響到他們對生的意志。

因此，鵝唼河像一個自然的母親，不但哺育了它兩岸的子女，也哺育了青翠的自然物。誰能說它不值得謳歌呢？

每天，它靜靜地流，流過甘榜，流過平野、田園，它看見生活在兩岸純樸篤實的農夫們，冒著酷熱的炎陽，為翻土而勞碌；它看見美麗活潑的甘榜少女，蹲在它身邊洗衣，口裡哼著動聽的班頓^{**}；也看見天真的孩子們、嘻笑著，跳躍在它懷抱裡，濺弄潔白的水花。

沒有憂鬱，沒有牽掛，鵝唼河，一切都是屬於寧謐恬靜的，靜的彷彿做著一個遠古的夢幻。

隱藏著什麼懷想呢？它悠然的面容上，有時從難以猜測的水底湧起圈圈圓暈，使它美麗的臉孔顯出一條條的皺紋，有時一條游魚，忽然衝出水面，就像纖細的手指在琴豎上輕輕地撥弄了一下，是那麼清脆的一個音符。

河水，是茶綠的，除非是下一場大雨，否則，它永遠也不變它底色彩，一種不容易使人激起清新的感想的色彩。

水面是屬於寧靜的麼？生長在河兩岸的草不是被河水搖撼著嗎？你聽，沙沙的響起了，還有當水衝擊著塊塊的岩石時，湍急的水奏著歌，你能說它是寧靜麼？

我將怎樣回答？我的回答不是因鵝唼河的水搖撼著兩岸的草而沙沙發響，也不是它衝擊著岩石而奏著歌，我只是說，它是屬於一份自然的恬靜的幽美。

我不考究鵝唼河的來源，雖然我是生長在它流域裡的孩子。它的兩岸，是甘榜和平野，這甘榜一向以產果子出名，尤其是芳香的榴槿。因此，甘榜到處長滿了茂密的果樹，樹的濃蔭無時不遮蓋著河面，使你難得看到陽光照耀著河水，閃著迷人的金波。

你來得太遲了，此刻，榴槿的季節已過去，再也嗅不到芬香的榴槿氣息。你沒有看見那鵝唼河裡停滯著果殼嗎？歲月的薰陶，它已褪去了原有的色澤，讓起伏波盪的流水搖撼著，在回味著它生命光彩的時刻。

你靜默了，你是否在思索著鵝唼河的記憶？記憶甘榜果實成熟的時期？這些，河水是熟悉的，比誰還知道得多。你不信嗎？當果樹開花時，它看見了，風一來，一部份的花就搖落在水裡，由水流向它經過的每一個角落。

知道了果園開花的時節，同時，更知道了果實成熟的時候；那時榴槿的飄香，紅毛丹紅燦燦的掛彎了枝頭，耀人眼目；山竹，嬌羞的躲在綠葉深處，不敢露臉，住在甘榜裡的人開始忙了。這一切，都顯示著活潑歡愉的氣氛呵。只有鵝唼河水，依然像個不理一切事物的人，悠然地流著。

流過多少歲月呢？當甘榜的果園的樹開了花，結了果，一次又一次果實的成熟。

無窮盡的，自然的精靈，除非是天與地毀滅了，否則它是永遠充滿了青春的活力，生命的光輝。

因此，鵝唼河記憶是無盡的，連住在甘榜裡年紀最大的父老們

也不能跟它比；它曾看見父老們長大又倒了下去，只有它，活在自然的記憶裡，活在新一代的人們的心頭。

歲月埋滅了過去一切的事物，人的生命是循環不息的，當新一代堅強的負起了前一代的生活重擔，直到他們老了，接著又有另一代負起來。

只有鵝唼河卻是屬於年輕的生命，永遠不變的。

年輕的生命，躺在自然的溫床上，奔流不息。白天，它陪辛勤的農夫們，為他們美化青翠的田園。夜晚，它竊聽著戀人的傾訴。它蘊藏著許多說不出的故事。

每天，它流過綠葉掩蔽的陰涼的甘榜果園，空曠的平野，然後，默默地向南流去。

你有沒有聽過鵝唼河唱著的歌？潺潺的低語？是的，任何一個人都肯定的說有；當水流過突露於河間嶙峋的岩石，它唱著歌；當粗大的樹幹擋住了河水捲流的枯枝敗葉，它也會唱歌；但在河的記憶裡還有一支更雄壯更活潑的歌，嘩啦嘩啦的像海濤一般的歌。

一條河當然不能缺乏橋，以溝通兩岸人們的交往；鵝唼河就橫臥在兩個村落之間，所以它的流域裡有四道較廣闊的橋，橫貫在它的胸懷上；一道是為公路而搭建的橋，一道是橫貫於甘榜果園內的橋，還有兩道橫貫在曠野邊緣，這兩道橋，一道是以木板鐵條築成的，可以供囉哩^{***}的通行，模樣卻是最簡陋的；另一道雖然以鋼骨水泥建造，完美地設立在鵝唼河上，但並不大實用，它樣兒有些像水閘；當鵝唼河水流過這橋下時，像過一道難關那麼艱難，同時更不寧謐，因為橋下河口狹小，河水猛烈又湍急的沖流下去，形成一道瀑布，水花泡沫四面飛濺，激起一支不平凡的樂章，聲勢宏浩，真像暴風雨的前奏曲。

因此，在這橋上時常出現一些喜歡聽鵝嘍河雄壯的呼號的人，靜靜的站在橋上，凝望著橋下瀑布似的流水直瀉在河底的深處，翻滾起無數的泡沫，那瀑布的水聲，真會使人聯想到它的寬廣與偉大。

當它流出了那林木蓊鬱的果園，在陽光的照耀下，它年輕的生命顯得那麼活潑，像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衝湧而來，日以繼夜的帶捲著土地的污穢，人們的心語，匆忙地，無窮盡地奔流。

悲劇，永遠是演不完的，鵝嘍河時常也會給人們帶來許多浩劫。那是當它憤怒咆哮的時候，它以那不可抵擋的力量，吞沒了它兩岸農人辛勤種植的菜圃、家畜，隨波而消逝。

這些，人們除了嘆息外，只能眼巴巴望著河水捲走他們的血汗，或詛咒天缺了口，灑下這場大雨，激怒了鵝嘍河。

悠美、恬靜，每天都與鵝嘍河相伴；生活在它的兩岸，歲月就像河裡的水，平淡而無奇，只能回味那苦難的記憶。

漫踏著河畔的蜿蜒小路，在鵝嘍河身邊，我的心情是開朗的，願把我的心，隨著釣竿的絲，拋入它懷中，這樣，我的情感和思想，又可以馳騁在鵝嘍河上了。

[*編者註]：甘榜 (kampung)，馬來文「鄉村」的意思，華人新村也稱甘榜。

**編者註]：班頓 (pantun)，一種歷史非常悠久的馬來傳統詩歌。

***編者註]：囉哩 (lorry)，英文「卡車」的意思，華人習慣稱之為囉哩。

無名橋

我不能告訴你這橋的名字，實際上連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麼。

它並不寬闊，僅能通過一輛囉哩車而已；但橋身很長，多是用木板釘成的，除了橋身下面是用鐵鋪設之外，還有兩條粗大而長的鐵索，穿過橋沿的木柱，緊緊的連繫著，由這端到那端。

橋面的厚木板橫鋪在鐵條上，顯得高低不平，但很緊密。因為要適合囉哩的通過，於是在橫木上又加上兩條直的木板。

橋基是用粗大的沉木的樁，一邊有四道主幹和許多支柱，支撐著整座橋身。別看它是木頭築成的，卻甚是堅固。從橋上到河面，距離很高，兩岸的土地低窪，所以橋身就從另一端的土坡上延伸到這一邊的堤岸上，遠遠看去，中間顯得低些，像一道不很彎的弧線。

它是建立在鵝嘜河上的，也是錫礦公司的傑作；但它是何時建立的，我可就不知道了，更沒法追查它的底細，而且，我認為我根本不需要問這些。

橋的那一端的土坡上，是錫礦公司和煉錫廠，上面高高的矗立著一條煙囪，當提煉錫沙的時刻，站立在橋頭上，那煉錫廠裡的煙夾著一陣琉璜氣味，隨風熏過來，叫人感到無比的難受。

橋的這端是一大片荒蕪的曠野和湖沼。從遠處眺望，那鹹芭柴建立的金山溝架，有潔白的沙堤圍繞著。要是西北風吹來的話，你就會清澈的聽到那金山溝流下潺潺的水聲，彷彿是一場風雨將要到

來似的。

我記不起是什麼時候，與這條無名的木板橋發生很深厚的感情，憑著記憶的搜索，我終於記起我在小學的時候，因為家境貧寒的關係，脫離了學校的懷抱，而踏進了社會的門檻。

第一次走在它底身上，它就給我留下一個很好的印象；鵝嘍河的兩岸，尤其是在這橋下一帶，都長滿了蘆葦叢，輕風吹過，蘆葦叢發出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音。橋下沒有亂石堆，鵝嘍河底的水是平靜清澈的，像一個沉睡的巨人，無聲的蜷臥在陽光下。

難道鵝嘍河就沒有活潑，激動的時候？當下過一場大雨，鵝嘍河的水暴漲了，黃濁的水湍急的流過無名橋下，衝擊著橋基，泛濫了兩岸的香蕉芭、蘆葦叢，發出怒吼。一連串的枯枝，樹藤，從上流沖捲下來，被橋基阻擋著；橋下再也不平靜了，它陪著遠處金山溝的水聲，奏著一支雄壯的歌。

當你佇立在無名橋頭，眼前就會感到無限的開朗，心情也感到無限的輕鬆。隔岸錫礦公司上面的白色樓房，就是中華中學，莊嚴的矗立在椰叢中，有時金山溝的水聲不再傳來，那朗朗的誦讀聲就飄過芭蕉叢，傳到這邊空虛的曠野上，也傳到無名橋上；可惜的是，我卻不能踏上它底懷抱，跟那以前由小學升入中學的朋友們在一起了。

我記得曾有一個在那間中學讀書的朋友，第一次從這條無名橋上走過，失足跌倒了，橋上僅有一條鐵索的欄杆，擋不住他的身軀，整個人就像陀螺似的滾到河裡去，擦傷了皮膚。從此，他就一口咬定這條無名橋肯定有鬼魂存在。然而別的人走上千百次也不會摔下河去。

每天，笨重的囉哩車帶著礦場裡運載出來的沙石，從橋上輾過，

那些脫釘的木板隆隆地跳動起來，發出很大的聲響。如果你還沒有到過這兒的話，說不定你會擔心橋會折斷哩！

夜晚，無名橋是寂靜的，除了夜蟲在河的兩岸幽幽鳴叫外，礦場上連一個人也沒有了。只有在開夜工的日子，可以看到金山溝上的燈火，連串的發著光，照耀著黝黑的曠野。

呵！無名橋，它日日夜夜負起沉重的任務，忍受著，默默忍受著風雨的吹打；多少年來，它堅強的臥在河上，使兩岸的居民得到來往的便利。

原諒我，無名橋，原諒我這只讀過六年書的人，不能為你寫下更美麗的詩篇，來歌頌你的堅強和偉大，我只能在此向你祝福一聲，明天你又將迎接那燦爛的朝陽！

割 茅

爲了預防金山溝流水的衝擊，風雨的洗刷，生活在礦場上的礦工們必需先有一番準備，才能應付那浩蕩溝水的破壞和沙堤的決裂。

我這裡所說的沙堤，不是環繞礦場四周的沙堤；前者是屬於小型的，隨時可以建立又隨時就能拆除；後者的建立卻是永遠不改變的。

於是，生活在礦場的人們爲了這個原因，更爲了導致金山溝的流水流向他們理想的軌道，他們便得修築起堤防，而要堅固堤防，他們必得割茅草來防範。

一切都循照著他們古老的方法進行。

自然，割茅並不是時常有的事情，也不是固定的；當生活在礦場的人要將金山溝流下的水改換另一個方向流動而去，他們便立刻出動去割茅草。有時他們是親自出馬，那是當他們較空閒的時候才這樣做，否則，碰到礦場上的工作繁忙，當然需要請另外的人擔當那割茅的工作。

在礦場上，當割來一次茅草，就可以屯積住，用時才搬出來，所以，割來一次茅草，屯用的時間是不可能估計的，有時少用到它，便屯積的越久，有時才不多久又告空虛了。

你有沒有看過他們割茅？相信是看不到，因爲割茅的地點是不一定的，他們並不是在礦場上，而是觀察那一處有生長著濃密茅草的荒野地帶，便執著鐮刀，展開他們對生活的奮鬥。

正因為這樣，割茅的工作像田裡稻穀成熟時期，農夫們豐收的工作是同樣的，相信沒有多大差別；當割茅的人割了一束又一束的茅草，堆放在一起，然後再用茅草捲成繩子，將一大堆的茅草網縛起來，等待著那礦場派來的囉哩，將茅草運走。

因此，在陽光下，在長滿茅草的荒野，割茅的人默默地，緩慢地移動著手中的鐮刀，一束一束地，為他們「豐收」而勞碌著。

平原的風，倦懶地送走他們身上的熱氣，也吹動著垂長的茅草，起起伏伏，為他們奏著一支生活的單調旋律。

一種無怨恨，無妒忌的心靈，是屬於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淳樸的品德；不管你是高尚的人也好，或是一個最卑賤的人也好，只要能互相了解，幫助克服那無窮的艱難，就是光榮的，值得被人謳歌的。

這不單礦場上是如此，廣大的人群應該如此，割茅的人也是需要的。

不信嗎？在一片荒蕪的茅草芭地裡，誰能說草裡不會躲藏著毒蛇及其他使人驚恐的小動物呢？這些，不但阻礙著割茅人的工作，同時也給他們存在記憶裡一個難於忘卻的事物和印象。

當回味到過去他們經歷過的印象時，他們就得有所警惕地，小心翼翼地割動著束束高長的茅草，遇到蛇之類的動物，頑強地侵襲過來，於是高聲吶喊，同伴們自會來幫忙驅走那外來的威脅。

除了有毒蛇之類的動物，特別使他們警惕外，他們的工作是自由的，不受著什麼約束，忙了一陣，他們可以休息一會兒，喝幾口茶，或抽一支捲煙，才繼續動手。

他們也需要善於觀察天氣，因為他們的工作是在開朗的天空下；雖然生活在礦場上的人也是一樣地在開朗的天空下，但比起來卻是各異的；割茅的人為了迎合那變幻不定的天氣，當他們觀察到

天空浮著塊塊黑雲，陰沉了大地時，他們便以較快的速率割動著茅草；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不是以快的速度，下了雨，他們便不能工作了。

因此，割茅的人不但需要防備毒蛇之類的動物的傷害，而且需要知道變幻的天空會不會忽然降下大雨，如果灑下了一場雨，那在毒熱陽光照射下的荒野地帶，蒸發著一陣陣土地濕熱的氣息，碰著它，身體較為衰弱的人是容易病倒的。

雖然，割茅是簡單的，也是要非常小心的；但過慣這種生活的人，他們就像毫不在乎，而感到平常。

當他們割足了礦場上需要的茅草，他們割茅的工作也結束了，只有等待囉哩將茅草運載到礦場去，屯積起來。

生活在礦場上的人們，他們是時常要修築沙堤的，這些堤，都為金山溝的流水而築，也環繞在金山溝下的四周。每天，在浩蕩的金山溝泥水的流動下，泥沙停澱下，一片沙地逐漸的高寬起來，礦場的人就將堤築在沙地上面，因為他們怕沙堤被水沖壞，所以他們將茅草放下去，再用沙掩蓋著，使黃濁的溝水在堤中間流動，流向他們心目中理想的軌道。

等到一處沉澱的沙石聚高了，高到他們所築的堤時，他們又搬來了茅草，將堤再次的修高起來。

這樣，生活在礦場的人不斷築堤，也不斷地割茅草來防範，這是一種無休止的自然的鬥爭呵！當屯積的茅草用盡了，他們就會聯想到再去割取。

這無盡的，也是不會停止的。

故園

這是一條不算寬闊的泥土路，貫穿在這自然之神的最調和、最得意的色彩——草地的青色和樹林的綠色——之間，綠意盎然的，彷彿這兒都是一片柔和而沉謐的綠之海。

這泥土路並不平坦，因為人們只是依著土地的形勢去開拓它，所以，它難免得通過許多高低的土坡，一直伸展開去。

它的盡頭，我們是看不見的，因為它展開到一小段就稍微有些彎曲，而那兒又是一片枝葉濃密的橡樹林，只要一轉彎，它就消隱在這綠的境界裡，再也不見它的蹤影。

泥土路上散亂的鋪滿著無數嶙嶙的石塊，對於有些不穿鞋子的人們，無論什麼時候都好，當他從這路上走過，他必定得小心一些，否則一時大意了，踢到了石塊，腳上會馬上皮破血流。

乍看起來，這條泥土路彷彿有一種無上的權威和力量，有它的存在，這自然青翠的海就被劃分開來——當然，人們寧可犧牲綠的蒼翠，但絕不能沒有這劃分的重要線，因為它是這兒人們來往所不可缺少的。

這泥土路的兩旁，除了那最調和的綠色，還有一種很明顯的特徵，那就是籬笆。這些在泥土路兩旁居住的人家所環繞的籬笆，以一個平常人的觀察來說，都會明瞭任何一家的經濟概況，那本來是極其平常的事。有的人家籬笆用木材混雜著鐵絲網，有的種植幾棵檳榔和野灌木，當為支持籬笆的柱幹，密而複雜的，遮掩著人們的

視線；也有的只用灰石打造成許多柱子，讓一條條鐵絲網穿連著。

沿著這條泥土路再往前走，我們下了一個不很斜的土坡，走過一道橫架在溝渠的小橋，仰起頭，便可以望見一根高高的電桿柱矗立在我們的面前；當還沒有望見電桿柱之前，我們先被一叢叢青蒼的織蓆草所吸引，它們組成一道任何動物不敢侵犯，也不敢觸摸的天然屏障。這原因是它們的葉子長滿了無數的刺，好像一把鋸似的。

接著，我們很自然地也望見了織蓆草的藩籬裡面的一棵棵枝葉茂密的紅毛丹樹，青翠的葉片兒映著柔和的陽光，呈現著點點的銀色，彷彿一個平庸的女人，頭上被人披上一層閃亮發光的珠翠。

走進了那簡陋破舊的園門，就是我們所要到的故園。

說起來，這故園的面積並不很大，以我們站著的這角度上看，它是長方形的，一面接近著泥土路，一面卻是接近一條小河，而另外兩面只用鐵絲網的籬笆界分開來，把故園夾在中間，好像沒有這樣便容易使人分清彼此似的。

實際上，這故園並非屬於我們自己，過去，在十多年以前，它本是樹膠園，膠樹被砍伐後，轉賣給一個巫籍^{*}園主。除我們這一家外，在那個時期，我們這故園便多搬來一戶人家，原本只有我們這間破舊的老屋孤零零地屹立在這故園的正中，現在，這老屋也就多了一個同伴，不再顯得那麼地孤單與寂寞。這故園雖平添了不少生氣，但也免不了鬧出許多糾紛與風波；尤其是我們這新鄰居的那位家庭主婦，簡直就是一個典型的長舌婆，今天東家長，明天西家短，使人討厭她，甚至她自己的女兒們也非常怕她的囉嗦。

這故園的地勢可分為兩大部份，接近西邊泥土路地面較高，土質也較貧瘠，膠樹砍伐後就種植了紅毛丹樹苗，一段時期曾枯死了好幾棵，而那些逃出了這厄運的便是長得萎靡不振，呈現一片頹喪

的氣象，另一面靠近河邊的，地勢較為低窪，地質也較肥沃，這兒沒有種植任何果樹，只給我們這新鄰居墾種菜蔬、瓜豆，及其他一切農作物；但這地方因為低窪的緣故，下了幾場大雨，小河水便漲了起來，常泛濫這片土地。我們新遷入的這家鄰居，他們的屋子就建在這低窪地方南面的一角，所以當河水一泛濫，他們的屋子和一切農作物總逃不了浩劫，時常，在此種情形下，這典型的長舌婦便咒罵老天爺和鄰居們，聲浪像爆發的火山，像憤怒洶湧的河水，滔滔不絕於耳。

本來，對於一個遭遇到任何打擊的人，別人都存有一種協助或同情的心理；但如果像我們鄰家的那位長舌婦這樣，同情就等於是多餘的，不理她吧，她就在別人面前說你是如何的驕傲，見難不救；理睬她呢？她也不會在別人面前說你一句好話的，所以跟這種人相處在一起，有反而沒有來的好。

我們兩家就在這種情況下，維持一場又一場不很愉快的交往。

我們這故園的那些紅毛丹，跟我們種的幾棵果樹，原先有一個時期曾鬧過一次蟲災，這是一種不知叫什麼名字的小蟲，也不知從那兒忽然傳播繁衍到我們故園來的，這種小蟲好像蠶一樣，牠也會吐出一條長長的像蜘蛛一般的絲，混著小片的葉兒，編織一個長尖形的繭，將自身束縛起來。牠們繁衍的力量是快速的，驚人的。起先他們盤據在番石榴樹上，啃著番石榴的葉子維持牠們的小生命，漸漸地，日子一久，番石榴葉子快被牠們啃光了，風一起，那被牠們啃得殘缺不全的葉子都隨風飄落下來，只剩一枝枝光禿的軀幹，露出一片蒼老可憐的模樣；而那些得意忘形的蟲兒們，因沒有葉子再給牠們啃蝕，牠們不得不轉移目標，於是繼續下來便向楊桃樹、紅毛丹樹大肆進攻，因牠們繁殖力量的快速，所以沒有多久的功夫，

楊桃樹紅毛丹樹又變成番石榴樹那種模樣，而這時候，不知怎的，這些小蟲們卻慢慢地減少了，消滅了，即使偶而發現一兩隻，也不再顯得像先前那般活潑。

被蟲兒啃過的果樹，都是光禿禿的，它們以枝幹刺著蔚藍天空，彷彿向老天訴說自己的不幸；但這種現象並不會保持很久，幾個月後它們長出嫩芽，生了新的碧綠葉兒，迎風搖曳，像經過了一場風暴，它們又重新獲得了生機與活力。

故園的那層藩籬，在還沒有修建以前，曾遭牛羊的破壞，柱子歪斜地倒在一旁；因為在我們老屋的遠近，居住的人多數飼養著牛羊，這些牛羊時常都破壞籬笆，走進故園來任意蹂躪農作物，牠們有時趁人已沉睡了，在三更半夜採取突然的行動，如果不起身來驅趕，明天你很難再看到那些農作物有一樣是完整的。

到了紅毛丹成熟的季節，住在故園遠近的野孩子，及一些不務正業的人，每天數十個或幾個混成一群，相繼到故園來採摘紅毛丹。他們爬到樹上，隨心所欲地採摘，折毀樹枝，鬧得天翻地覆，常常一片嬉笑聲隨風飄來；這種人如果跟他們鬧，那簡直是多費唇舌。這是故園唯一的騷擾季節，幸好這季節並不長久。

這些都是我在故園生活時期的一段雜碎回憶，至於現在故園的情形是否這樣呢？我則不得而知了。

[*編者註]：馬來人，通常簡稱為巫人、巫族、巫籍、巫裔。較完整的註解詳見本卷第二十八頁的「編者註」。

黑水溝

青青的草兒，沿溝的兩旁生長得又亂又密，藤葉垂掛下去，隨微微流動的黑色溝水悠然的飄呀飄的；偶有一塊塊墨綠色的爛泥片兒浮過來，為垂下的草藤所攔住，停止了浮動，那後面緊接而來的又把它掀開，兩片就連在一起浮過去。

小溝底下污黑的爛泥呈露著，枯枝樹葉以及垃圾的堆聚隨爛泥逐漸發霉，風吹過來揚起一陣陣濃郁的腐爛氣息，洋溢在空間，吹向每一個角落。

水溝長而蜿蜒，各種草兒綴滿了兩邊，跟著小溝渠鋪展開去，小芋葉瓣青翠的伸向四方，濃綠的含羞草開著點點粉紅的小花球，以及蓊鬱的野藤攀住生長的雜樹，倒塌的殘籬，無盡的蔓延得很遠很遠，也鋪滿兩邊的草地。

黑色的溝水打從那一方流過來，中間轉一個大彎與另一條匯合，紆緩地帶著黝黑的爛泥片兒，流向外面的小河道去。污濁的溝水閃耀著一層油光，似乎是極其不願意的流著；平靜的水面，倒映著上面雨樹的葉影，明顯的，望過去使人不禁產生一份清靜的感覺。在小溝渠的盡頭，接連河道之間，銀色的小魚兒成群地由小河外游進來，與浮動的黑色泥片周旋，時時激起一個個小水渦。

記憶中每有這樣的一條黑色水溝浮現著，正如許多不能忘懷的事物一樣，保留在心靈深處。在過去的記憶裡，家園周遭的一切自然景物中，我對這條黑色的小水溝是不感陌生的，只要朝家園的東

南方去的小泥徑，走過那橫架在河道上的小木橋，穿越過一片已荒廢了很久的芭田，便到達這條黑水溝盡頭的一小塊幽靜的空地上了。

我之所以明瞭那個幽靜的所在，這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在家園那段漫長的歲月裡，我常沿著小河道去探尋自己心目中的天地，因而對於小河道的上下流以及周遭的每一切景物都十分的熟稔；雖然一切的自然景物會隨時日的改變而改變，但記憶中對原來的形象卻是不能磨滅的。

童稚的美好日子永遠會使人深深地緬懷，也不覺會使人暫時沉緬在那瞬息的天真微笑中。家園周圍雖是廣闊，但卻為一道環繞的藩籬將我與外界隔絕了，以致使我不能夠走出它的範圍，直等到揹起了書包後，才有機會接觸外面廣闊的天地，明瞭更多的事物。

家園的許多小徑是繁雜而隨著地勢的崎嶇分布開去，我原先並不明白其他的小徑也是同樣可以通向外面的小鎮，而且不需要繞行一個小圈子，走過一段滿是污濁的爛泥路；當我知道有另一條小徑更接近同時更容易地走向目的時，我也就認識了這條黑水溝，原因是這條小徑其中有一段是沿著黑水溝迤邐的，也跟著黑水溝的蜿蜒而蜿蜒開去。沿溝兩岸，蓬勃的草兒與野花茂密的生長著；然而，不管一切花草怎樣替它裝飾與美化，黑水溝仍然是一條黑水溝，充滿了一陣陣霉爛氣息的一條黑色的小溝渠。那緩慢流盪的水，永遠是深褐色的，從沒有改變過它的色彩，日日夜夜總是如此流著，把深濃的黑水，緘默地帶向不可知的遠方。

為什麼溝水永遠是深褐色，而從沒有看見它變換過？這個疑問起先我並沒有留意到，在我童稚的心中，除非是比較特殊或與本身有些出入的事件才會提起我的興趣；雖然在以後我仍不怎樣明白是否是因有一件事情而引起我對黑水溝的注意，但每當想到它時我也

就想到了那件事情。在那段歲月裡，我每天來去的那一條小徑必須經過一座小木板橋，這座木板橋就橫架在黑水溝的兩岸；當人們踏上它上面時，它就會上下的盪搖著。我們幾個每天打從這條小徑來去的孩子在散學後，總來到這座板橋上跳跳鬧鬧，讓身體隨板橋的起落而上下彈動著，這樣在我們認為是件極好玩的事。那一天，我們其中有兩個伙伴因貪玩竟發生了爭執，互相扭打起來，其中一個為他的敵手推進水溝裡去，爬起來時不僅滿身全是一片污濁的爛泥，同時，在他的手臂上也不知被什麼東西劃割了一條深深的痕跡，血涔涔的流出來，他回到家又挨了家長的一頓打罵。以後，每次打那橋上經過時我總會望一望那黑色的流動的溝水，心中每每浮現起那一幕事情來。

人是憑著觀察而去推想與分析許多正待解答的問題，自己的疑問，自己應該尋求某些詮釋，黑水溝帶給我的感覺便是如此，那是由於本身對某些事物忽然產生興趣；假如發生了興趣，免不了注意起來。因而，我開始有意無意的注意到這條黑水溝，也逐漸地瞭解它明白它，為何永遠奔流著深褐色的水。

那是因為在它的源頭，置有一間咖啡廠的緣故，它每天總得為那間咖啡廠流走那不必要的污水，因此，那流出來的水永遠是一片深褐色，常像墨水一般。

時光無情的飛奔過去，雖然我對這條黑水溝已存有某些印象，不過仍很淡漠；它給我較深的印象卻還是稍後的事，可以說這與我的喜歡垂釣有關，在那段日子裡我不知道怎樣的與釣魚結了不解之緣。我常執著釣竿，沿著小河垂釣。我最理想的垂釣所在地就在這條黑水溝的盡口處，那兒有一個小角落，通常是很幽靜的。

黑水溝蜿蜒地打從東南流過來，把深褐色的水送進小河裡去；

而也就在這個河溝的交接處，一些魚兒常成群地在這兒匯集。假若放下釣絲，魚兒馬上就會來爭搶，使浮子迅速的抖動，當抖動越加劇烈時，將釣竿提起來，一條四、五寸長的魚兒就跟著上鉤了。雖然如此，然而事情也不常是美滿的。有時，也許是自己不夠耐心等待，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吧？眼看著釣絲上的浮子抖動得很厲害，拉起來不但一無所有，甚至就連當作魚餌的蚯蚓也被牠們偷吃得乾乾淨淨。若碰上這樣的時刻，不用說，常是毫無收穫的。不過，不管有否收穫，我總覺得在這條黑水溝的盡口垂釣是件很有趣的事，因為只要垂下釣絲，那些魚兒總會過來爭逐，彷彿牠們隨時都準備著似的。

七月的街頭

在車與人的喧鬧奔忙的街道上行走，在我，在別人，都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每天，街道上永泛盪著車輛的洪流，人的洪流，在狹窄，擠迫的場所匆忙地、緩慢地流盪，夾著喧囂車笛的響聲，人的喊叫聲，交織而成一條街道上原有的插曲。

每天，街道上都是這樣，都是在一切喧鬧的聲浪中消磨度過，這是沒有休止的，也是不會休止的喧囂的奔忙。

這是一個繁華的地方，人潮集中而呈現擁擠，沒有什麼原因的，一個繁華的地方，是脫離不了有可以供人們娛樂的排遣心情的場所，所以構成它的熱鬧氣象。

白天，這一切的喧囂像它的呼吸，散發著靡爛的氣息。

夜晚，在明亮的，閃耀七彩絢麗的霓虹燈影下，幽暗掩蓋了所有的醜惡，呈現它迷離的美，神祕的美。

沒有什麼不同，也沒有什麼差異，它都是這樣的過去，而且歲月也永這樣的流過去。

然而，一個季節或者什麼在街頭卻具有一些轉變，一些微小的轉變，雖然，一切都還是那樣的，不受到什麼影響。

因此，漫步在七月的街頭，你總可以尋求到，發覺到那微小的轉變。

七月，這是果實成熟的季節，你漫步在七月的街頭，你就會看

到代表這季節的一切，點綴在這七月的街頭。

一個住慣於繁華地方的人，在他還沒有感覺到這微小轉變之前，他是不會懂得的，並且也體會不到的。因為歲月對他已感到惘然了，非等到那一切的出現，他才微微的有些驚異。

這時候榴槿的飄香，紫而近黑綁縛成串的山竹，以及艷紅得使人禁不住誘惑的紅毛丹等水果都出現了，在街道旁擺放著，等待人們的選購。

在七月的街頭，這是一個比平常忙亂，喧囂的時候；因為平時那些固定的熟食檔，水果檔等的小販們仍照常做他們的生意。本來，一條街道已是夠擠的了，現在忽然增加了這兜售榴槿，山竹或紅毛丹的流動式的小販們，隨便盤據一小塊的地方，就大做其生意了。

這是不能夠避免的，那些流動而投機式的小販們，趁著這果實成熟的季節，從一些甘榜或者盛產果子的果園載運一些榴槿或山竹到繁華的地方來，讓人選取購買，只要挑選一塊較使人注意的道旁之地，就會引人來跟他光顧，因此，趁機會從中賺取一點利潤。

在他們這種流動式的小販原也有他們的好處，不需要什麼，只要將載運來的榴槿，隨便擺放在適合他們的路旁，他這種責任就算告一個段落，接下來便只需等待。……

這是一種流動式的，而在街頭，在靠近產果子的甘榜或果園的道路上，另外還有一種也是售賣榴槿及其他果子的小販，方法是一樣的，不過，這種小販們在選取佔據一個心目中的地點之後，拿一些木材，草率釘搭一個架子，或者一個棚子，只要沒關係到交通的原則，他的生意又何嘗不能夠做？

當然，這一種是不需要什麼競爭生意的，不像那種流動式的兜售榴槿的小販們，在叫喊與招呼人們的方面上，充滿了競爭的氣氛。

而他們這種卻是固定的，自然，他們也脫離不了招徠顧客；但他們所擺放出來的售賣貨色卻大多是不會太壞的，也不會使顧客感到失望的，不過，價錢方面，也較高些。另一面，那些流動式的，他們所售的貨色有時卻是使人不敢領教，因為他們不管好壞都擺放著，如果你是倒楣一些的，撿選到那淡如水一樣的榴槿，一旦過了手才知道那是壞的，那你也只好自認晦氣了。

這種售賣榴槿的小販因為是流動的，所以，在街頭，他們擺賣地點並不一定，可能今天在這條街上，明天又在另外的一條街上了，沒有保障的，是東是西，他們自有他們的主意，那是只要有顧客來光顧就可以了。

因此，這沒有保障的小販們就有他們的剋星，他們得逃避警察的眼目；如果有警察來了，他們是機警的，他們也需得靠著這種機警，因為他們不需要什麼，當知道警察快來的時候，將擺放在地上的榴槿急速地搬上車去，運走了，而要是有一個不走的話，他就有一種違犯交通的罪名。

漫步在這七月喧囂的街頭，你可以感到各處都散發著榴槿的香氣，街道兩旁的地上擺滿了這季節裡各種各樣的果實；但其中最能夠引人的還是榴槿，山竹與紅毛丹。

因為這個時候，它們正大量的上市，只要你對它們有興趣的，而花費不需很多，你就可以得到一種心靈的滿足。

七月的街頭；是喧鬧的，匆忙的，比平時更為喧鬧與繁忙，人潮，車輛也更為擠迫，因為這季節的來臨，平添了，點綴了，增加了街頭的熱鬧景象。

迎著小販們的叫喊聲，在這七月的街頭上，隨風飄送著一陣陣榴槿的芳香氣息。

因此，你漫步在七月的街頭，你就可以感覺到，又是榴槿飄香的時候。

街頭——古城印象

在古城，雖然我不能更切實的瞭解到它一切的情景，事物，因為我只是一個過客罷了；但在我的記憶裡，它給我的印象卻是比任何一個有我足跡印過的地方更深濃的，不能輕易於忘懷消逝的。

這次，我敢大膽地緊握這乾涸的禿筆，描摹它一個模糊的輪廓，可說是相當可笑的，毫不足道的狂妄，然而我既然已萌生了這份狂妄的想像，去尋取搜索印象中未完全遺忘的片斷記憶，為它抒情與謳歌。我想，不管任何一個人，只要能瞭解到一個地方的情景，透過自己的心靈感受，憑思想採取某一種適當角度，那他何嘗不能表現出自己本能的天賦呢？

所以，由於有一份深厚的印象，以致它給我存有的慾念是那麼的濃烈；而那如果是這一根禿筆未曾乾渴的，我仍可以靠它來透露我心靈中的情感，以及一個過客的獨白。

但我又能尋求到什麼呢？一切對我是太陌生了，簡直就無法尋取一些什麼，腦子裡所裝的盡是一片空白，只在記憶裡，覺得在街頭自己就如一片枯葉，掉落在蒼茫的煙水上，隨水無目的地漂流著，且不知被漂到何處去。

那可以說是一個陌生人沒有兩樣，所幸還不能說完全不明瞭它這一切情景，我就是這麼地認為；也許那似乎有些執拗的成份包括在內，但誰能管得呢？只要有一個與我一樣的友伴，告訴我一些關於它的事物，指示我每一條街道的朝去向處，知道了它的一個大概

情形，那我就能慢慢去體會與領略。

當然，事實並沒有給太過於失望，而其實，在古城，我是有一些相當熟稔的友人住在這兒的，承了他們的好意，帶我漫步在古城的街頭。在那時刻，雖我怎樣的努力攫取每條街道的印象，然而，得到的卻像一陣煙，很快地消逝了。

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我自己曾經想過，除非是本身存有一點關於它的記憶，本身去領略，才能夠更明瞭真正的事實。於是，當有了這樣的意念，漫步在街頭，漸漸地，由生疏到對它較有表面的認識，可算緩慢的在進展著。

在一踏入古城時，我就產生一個這樣的感覺。街道是狹隘的，房屋是古舊的，大多數都保持著華人所特有的風貌。當然，以這樣描繪是不夠的，誰不知道這些呢？我早有想到，要領會任何一個陌生地方，每一條街，必須先明瞭它散布在那裡，是長或短的，懂得了這些，無論你要到那裡就不會感到有什麼困難了。

我想我只說自己心靈中的話，似乎忽略了擺在眼前的事實。因為那時候，我和一位友人正走在街頭上。這位同道來的朋友是第一次踏進古城的懷抱，而我卻不能這麼說，我是再次的再次了，對街道，是還算陌生的；然而，這位朋友卻要我當嚮導，結果，這嚮導也真倒楣，差點沒有在街頭給迷失了。

記憶著第一次來到古城，時間正是上燈時分，因為又下過一陣大雨，街道濕漉漉的，而友人的住處與車站距離頗有一段遙長的路程。我慢慢地走著，在雨後，這一條原本不算熱鬧的街道在這個時候就顯得更加冷清了；從街道兩旁的古老店屋看來，相信在過去這兒是相當熱鬧的，不過，隨著歲月鏤刻下蒼老的痕跡，不再像以前那般模樣。我想，古城總是古城，它其中為那一道馬六甲河將它分

爲東西兩處，也形成新與舊的區別。

這句話也許有很多人會覺得不以爲然，說實在的，給我印象較深刻的還是在這些古舊的店屋，狹窄的街道，不太喧囂的人群，以及人們和善的臉孔，看去彷彿使人有一種親切的感覺；那不管你是個窮困或富有的人，只要走在這狹小的街道上，你就會領略到他們以微笑而善意的表情張望著，充份表露著關懷的眼光，使你感覺現實雖對你是那麼冷酷；但畢竟還能找到一絲溫暖存在，而那種心情正如長久都密布著陰鬱的雲塊的蒼穹，從雲塊的縫隙處忽然漏下一線璀璨的陽光是沒有兩樣的。

從友人的口中，我相信，這兒所有一切古舊的店屋，狹窄的街道，以前曾是較爲熱鬧的場所，不過是因爲某種原因吧？在馬六甲河東面，新的建築物櫛比林立，一些商店，戲院，娛樂場所，熟食物攤檔等，以及，人們爲要購買用品，尋找娛樂，或是一整天在生活緊張的氣氛中，抽出空閒，享受一點生活的樂趣，於是，不管在白天夜晚，人群車輛喧囂得像潮水，湧向他們心目中的各種場合去。這一切的一切，在古城熱鬧的街頭，乍看起來，具有一般都市的繁忙，緊張，充滿活力，也充滿神祕迷人的意味。

不用說，這是必然造成的形勢，而也不能不說河的東面的興盛，熱鬧的狀態，以致影響到河的西面古舊店屋，街道的逐漸沒落，呈現一片冷靜的現象，尤其是當入夜時分。

和友人在街頭漫步，心情是複雜的，它，古城，已沉浸在蒼茫的暮色中；一面是靜默，靜默的像在沉睡著，而另一面卻是喧囂的，緊張的，有著一般慵懶的活力。

當我們的腳步還不曾滑過長街，夜，遂把整個古城籠罩在它的懷抱中了。